

不知从何时起，“快去见马克思”成了一些人时髦的口头语，乍听起来，真还叫人有些肃然起敬。死后也要做马克思的忠实信徒难道还不令人钦佩么？但仔细一想，却要看看这是真话还是戏言。对于说这话的本人，则更应深思：见到马克思该向他老人家说些什么？当然，很多同志讲这话是出自肺腑，他们觉得光阴如梭，昔日才是儿童团，今朝却已两鬓霜，深感对党和人民贡献太少，多少还有点历史的负疚感。正

见到马克思说什么

马波

因如此，在有生之年的实际工作中，他们总是自觉地加倍努力学习和工作，“老骥明知夕阳短，不用扬鞭自奋蹄”，争取死后见到老祖宗不至于汗颜。但话说回来，声称要去见马克思的人并非个个都如此，有些人整天饱食终日，无所用心，工作上毫无建树，却热心于那些违背马克思主义教条的诸如以权谋私，违法乱纪，投机钻营，溜须拍马之类的事情。然而每每又以“快去见马克思了”自诩。好象自己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什么了不起的丰功伟绩。其实，我劝这些人死后最好不要去见马克思，以免他老人家气上心来。



贾雷鸣

他站在被告席上，听完那判决。实实在在的，他被处以罚金。可是，他实在想不通。自从那个电镀厂办起来，房前那条碧绿的小河，就再也没有鱼儿蹦跳了，孩子们也不再跑到这河里玩水嬉闹了。他退休在家，吃喝

不愁，但他忍不得寂寞。他喜欢看早晨小河里的鱼儿跃出水面，他喜欢听傍晚顽童们戏水的喧闹。然而，这一切，在夜之间消失了。他孤独、他愤懑。他一顿拐杖，要去救活水里的鱼儿，要去唤回天真的儿童，他还要，还要在这水里养几只黄灿灿、毛茸茸的小鸭子。

他等着，一个月、两个月、三个月杳无音信。他又去找，领导说，这么大的事业，事情要一件一件办，不能急。

领导说得也有理。他再等，又是半年。河里仍不见蹦跳的鱼儿，水边还没有泼水的孩子。

他想：再等，恐怕我的骨灰都要撒在这河里了。

一个星期前的那个夜晚，他拉上准备好的水泥石块，泥里水里，整整干了一个通宵，把那电镀厂几个排水的管子一骨脑给堵了个严严实实。

实实。他累坏了，累得快爬不起来了。

回到家，他兴奋得躺不下，他扯着嗓子喊，让孩子们放学后再来玩。然后，他坐在河边，等那水清，等那鱼活。

可是，水尚未清，鱼还没活，电镀厂告了他。电镀厂废水淤进车间、库房，造成好大损失。

于是，他被罚了好几百元。可是他不服，就是不服。钱他不吝惜，他在想，想那小河、想那鱼、那孩子，还有河边的马兰子……

(题图 积令)

浅议人物出场

孙豹隐



写作杂谈

文学创作的中心课题是要描绘出栩栩如生的人物。而“因为我们对任何事物都有第一印象，第一印象总是比较深刻。所以人物一出场，也必须作到准确、鲜明、生动”。的确，凡成功的文学作品，其人物所出场无不经过独特的构思和精心的安排，使人物一矗立在你面前，就犹如奇峰异谷，千姿百态，各具色彩，一下子便紧紧抓住了读者的心。

让我们先来看看托尔斯泰的名著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里面的男女主人公是如何出场的，渥伦斯基到火车站去迎接母亲。由于母子间好

长时间没有见面了，渥伦斯基按捺不住强烈的思母之情，全神贯注地在车厢里匆匆行进。他起初并未注意到安娜（尽管她气度不凡，光彩照人），仅只是在车厢里同女主人公擦身而过。然后，很难说清是何种巨大魅力迫使他禁不住又回首一望：“当他回过头来看的时候，她也掉过头来了。”区别一句话，电影镜头般的一闪，寄寓和启迪了读者多少东西呀。一个急于见到母亲的英俊男子，一个高贵得近乎神似的少妇，却不约而同地掉过头来，不顾一切地注目相视，这不烛照和透视出他们彼此一见倾心，互相仰慕的情景么。通过此情此景，他们性格中独特的东西不也清楚地裸呈在人们面前了么。同时，由于他们的见面是戏剧性的邂逅相遇，其结局如何，中间的起伏跌宕又怎样，读者很自然要发生强烈的兴趣。于是乎，人物这么一出场，其形象不仅清晰明明，而整个情节也得以波澜曲折地衍生开去。

高明的作家并不拘泥于某种固定的手法安排人物出场。他们有的擅长于让人物一出场就显得鹤立鸡群。另有的则善于运用虚实结合的手法，瞩目于让人物尚未出场，便已经站立和



提前作了准确、鲜明、生动的揭示和披露。

当前，我们的文学创作中，平庸的、一般化的人物出场描绘屡见不鲜。在一些作者笔下，人物出场显得随随便便，或给人朦胧模糊的印象，或给人浅直露浮的感觉。最终，难免会影响到作品的艺术价值。

现实生活异彩纷呈，人与人、人与环境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种种组合关系。人物的出场方式相应也形形色色，变化无穷，“有一百万个可能。”作家的艰巨任务，就在于匠心独运，从那一百万个可能中间，“选择出那一百万分之一来”，以捕捉到的人物最佳出场方式，为塑造人物性格添上浓浓的一笔。

公鸡 (寓言)

童德昌

院中，两公鸡斗得酣，撕杀间鸡毛漫天，扰得产卵母鸡不得安宁。主人闻声出而责之：“汝等饱食终日，游手好闲，不务正业，殴斗扰宁，捣乱生产，实是可恶，还不住手！”

夜色里，风呢？树梢上也不见它的影子，据说风都忙着去给高炉吹火，把那些不甘寂寞，把持红色的脊背，当成了早冰场，在远处张望，拨弄着银亮的琴弦，轻轻地唱。

温柔如流 爱心泽人

——读张虹散文《缔结》

周建

（载三月三十一日《陕西工人报》）是那般富于深情，令人感动。在作者娓娓叙述中，我们禁不住地被吸引着走进那甜美的精神世界，父母与儿子所缔结的如羽温柔里。儿子举着一张通知书，把父母招进了往日生活回忆中，父母才发现儿子给予他们的不只是一张普通又普通的通知书，而是对生活的真切的认识。当父母在儿子眼里看到了太阳一般纯洁的光波时，自己也因此一扫对生活的怀疑和失望，代之以全部的真挚和热爱。父母给儿子以生命，儿子却丰富了父母的人生。父母因为儿子而学会热爱生活，热爱世界，这也许是父母所始料未及的吧。



两公鸡受责，即息内战而一致对外。之中一鸡振振有词：“我庚午年报晓唤人苏醒，此大功劳不赏慰已委屈我辈，如今暇余之戏怎可称为‘捣乱生产’。莫非令我等也去下蛋不成！”当晚，两公鸡暗暗议定晨晨“罢啼”示威。翌日，两公鸡果然不啼。然那轮拂晓红日却不误辰刻而冉冉升起。公鸡计败思付：怎奈无我地球照样转？又一想：不妨事。向来众食一盆糠，总少不得我。怪了，日起百丈，却不见主人将食来。又见闭户。两公鸡于外徘徊，忽闻屋内“咕咕”声，乃母鸡正啄食谷。

此刻，公鸡饥肠辘辘，暗暗叫苦。无奈中只得钻入瓜地觅虫果腹。只见得无数炸蛐蛐，条条螻蛄卷蠕。好美食。两公鸡尽啄之。

主人端食置地，言道：“日后尔俩毋须报晓，却要每天除虫五百余。为主一日三餐便供不虞……”

公鸡倒也明悟。照行。自此后畦圃地间虫迹逐稀，瓜菜日兴。

钢厂印象 (二首)

王德芳

头晚儿做的梦，一到早上，全溶化了，顺着大路直淌，堵在心口上的石头，石头都炼成水儿啦，在瞳仁里晃，晃着钢包，晃着炉膛，白天，晃出一轮太阳，夜里，晃出一轮月亮。



国画小品 胡义明

刊头设计 郭义明 本版编辑 叶广岑